

在宁夏博物馆，有这样一群“文物医生”，他们用灵巧的双手、精湛的技艺，“疗愈”文物，“唤醒”历史记忆，让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沉睡宝藏永葆芳华。

修补“时光”的“文物医生”

本报记者 陈秀梅 赵锐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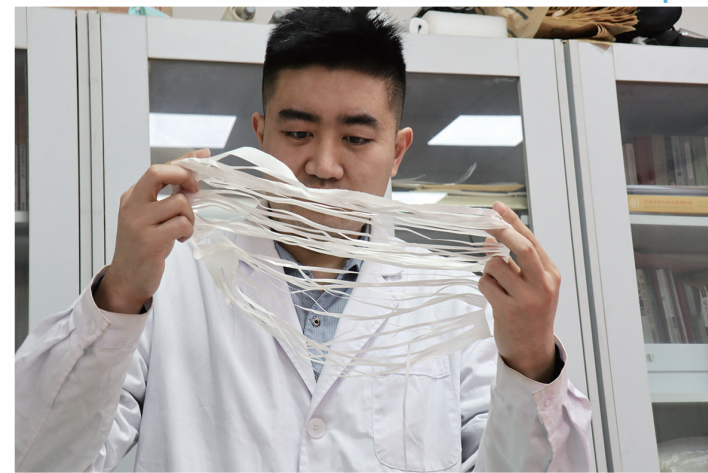
马莉在工作中。



脆化断裂的清代对联。



陈志炜古旧字画修复前后对比图。



做好的隐补贴条。

书画修复师陈志炜：子承母业，用严谨挑战各种“病症”

慢工出细活，这句话用在文物修复这项工作上最为恰当。

宁夏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一副清代对联已严重破损斑驳。面对折痕、烟熏、污渍、缺损、酥脆、起翘等各种“病症”，80后书画修复师陈志炜一头扎进修复室，一忙就是半年。

经过洗污渍、揭画心、托心、隐补、上胶矾水，对缺损部分进行全色等十几道复杂精细的工序，这副清代徐锡旌书写的对联时隔百年后，重焕生机。

对陈志炜来说，书画修复既是一项严谨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也是一门艺术、一种责任。

而他干这一行，完全是受母亲影响。陈志炜两岁时，时常学着母亲的样子，拿着刷子在家里的画上“扫”。有一次，刷子沾上颜料把原本要裱的画弄脏了，他还挨了顿打。

“小时候贪玩不懂事，看着妈妈就学个样子，后来我学习了文物鉴定专业，对书画修复才算有了真正认识。”陈志炜很喜欢这份工作，从2011年干到了现在。

“起初，我在北京、天津学习了一段时间，虽说学到了不少理论知识，但想在技术上快速进步就得上手！”陈志炜还记得，2015年，宁夏博物馆从外地邀请修复专家专程指导。修复时，一幅画特别脆，轻轻碰触都会掉皮，胶矾按以往的比例调，不适合，裱好了又起皮，只能重新调整，重新装裱。这次经历让陈志炜吸取了教

训，积累了经验，“手艺活就是这样，做得越多，经验越多，就越娴熟。”

在宁夏博物馆修复室里，陈志炜常常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干活时，必须百分百投入，特别是揭画心的时候，拿着镊子，一小片、一小片地揭开，注意力像被吸进字画里一样，好像感觉不到时间，觉得腰酸背痛时，天已经黑了。”

“虽然这项工作看似挺枯燥的，但为了让书画再一次‘活’起来，我们就要跟它‘交流’，要了解书画的背景、年代、风格，如果有绘画功底就更好了，毕竟技多不压身嘛！”对于文物修复的热爱和成就感，促使陈志炜认真钻研文物鉴定，练习毛笔字、国画，学习历史文化知识……

在2018年全国文物修复职业技能竞赛和2019年中国西北五省（区）首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工匠技能竞赛”中，陈志炜以扎实的功底荣获书画修复项目优秀奖。

“古书画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艺术品，虽然科技手段越来越多，但我们还是要把传统手艺学精了，用古人的手法修补一段历史文化，才能更准确地还原。”多年来，陈志炜始终记得母亲的叮咛，在他心中，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下，“坐得住”可能意味着错过了新风口，“有耐心”或许成了低效率，可在文物修复师身上，在他们的工作细节中，总藏着一种对时间的超然，“择一事 终一生”成为他和母亲共同的选择。



马莉细心去除粉状锈。

文物修复师马莉：近600件文物在她指间“重生”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可能起初并不是那么华丽，它们中的一些经过了上千年岁月的洗礼，或许早已“重病缠身”，它们是如何“康复”的？这就离不开“文物医生”的一双巧手。

穿上白大褂、戴好橡胶手套、打开白炽灯，手术刀、医用超声波洁牙仪、牙刷、小型打磨机、牙签等“治疗”工具一字排开，拿起手术刀、双目凑近，细致观察一尊汉代铜壶身上的浅绿色“病灶”，抬手用刀尖轻刮、或使用超声波震荡，一点点去除粉状锈，铜壶自身的纹理逐渐清晰起来……3月13日，宁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文物修复师马莉在修复室内，聚精会神地为距今2000多年前的文物做着“手术”。

进行“手术”的铜壶是一件随葬品，经过千年的腐蚀、氧化，全身上下长满浅绿色的粉状锈。锈蚀是金属文物都会面临的“病症”，这种粉状锈被称为“青铜癌症”，也是马莉最重视的“病症”。

“这种锈会反复生长，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仅会导致铜器本身不断腐蚀、粉化，还会‘传染’给其他金属文物。”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检测、手术、复诊、观察”，铜

壶逐渐“康复”，显露神采。

“平常，大家总觉得文物都是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展厅中，一动不动，任凭参观者打量。其实，文物世界也是有语言的，它们会安静地向大家诉说千年时空中的精彩故事。”多年工作中，马莉对2019年修复的一件西夏铁釜印象深刻。

这件铁釜直径约0.45米，远看不觉得特别，走近才能发现，它竟是用上百块碎片一点一点拼接起来的，最小的碎块只比指甲盖大一点。

修复之初，因年代久远、锈蚀严重，刚拿到这些碎片时，马莉没什么信心。出于对文物的敬畏，她从不贸然出手，先从翻阅文献、查找资料等工作入手。大量细致的案头工作后，设计好修复方案，除锈、清洗、粘接、补配、作色等多个步骤逐步开展。

“在全国范围内，修复的金属类文物以青铜器居多，铁器比较少，主要是材质原因，铁器比青铜器更易腐蚀损坏，更难留存。”为去除锈蚀，马莉将铁釜碎片浸泡在药水里，一周一换，仅这项工作，便耗时一年。此后，拼接近百块碎片、反复调色、随色……历时2年，这件铁釜被“治愈”。

马莉在文物修复岗位工作20余年间，修复了大量的馆藏文物，包括陶器、瓷器、青铜器、铁器、壁画等等，先后多次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各类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系统地学习了文物保护修复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吸收了很多国内外文物保护修复的先进理念。

在宁夏博物馆工作期间，她先后参加馆藏西夏六楼双耳网纹长颈壶本体修复保护项目、馆藏西夏唐卡保护修复项目、馆藏西夏铁器保护修复项目以及馆藏西夏木座椅木供桌保护修复项目等。在2019年举办的中国西北五省（区）首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工匠技能竞赛”中，马莉从140余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荣获彩绘陶器修复项目一等奖。

“文物修复的过程可能漫长而艰辛，但当我看到一件件破损的文物在修复后展现出原本的风貌时，所有的努力都变得值得。”20余年间，经马莉妙手“疗愈”的青铜器、铁器、陶瓷器等文物已近600件，它们“重生”后，或被送往科研机构，供专家探究；或陈列在博物馆，向人们绽放千百年前的华彩。

（下转04版）

